



萨德侯爵传 SADE SADE

CHANTAL THOMAS

[法] 尚塔尔·托马斯 著 管筱明 译

十八世纪法兰西贵族生活风流写照

The image is a high-resolution, grayscale representation of a complex, abstract pattern. It features a dense, organic texture composed of numerous small, dark, irregular shapes and lines that overlap and interlock. The overall effect is reminiscent of a microscopic view of a biological tissue or a complex mathematical simulation. There is no discernible text or specific subject matter.

萨德侯爵传

S A D E

S A D E

Chantal Thomas

[法] 尚塔尔·托马斯 著 管筱明 译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德侯爵传 / (法) 托马斯(Thomas, C.)著; 管筱明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2.5

ISBN 7-5407-2825-6

I . 萨… II . ①托… ②管… III . 萨德—传记
IV . 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73210 号

Sade par Chantal Thomas

©Editions du Seuil 1994

Tous nos remerciements à Monsieur Xavier de Sade et Madame Isabelle LHOIR de bien vouloir nous prêter gratuitement les illustrations.

萨德侯爵传

[法国] 尚塔尔·托马斯 著
管筱明 译

*

漓江出版社 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插页 4 字数 169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 000 册

ISBN 7-5407-2825-6/I·1680

定价: 1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一部可信的传记

——《萨德侯爵传》译序

管筱明

八十年代初期，单位资料室进了一批外文图书，其中有几本萨德的小说。我想组织人翻译出版。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出过萨德的中文译本，却从未接触过他的东西，也不知其生平与创作究竟如何。为了对他有个初步了解，我就试着查找资料。先翻《欧洲文学史》，没有提到他，再查刚出不久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也没有萨德的条目。再翻《法国文学史》上卷，倒是有一段关于他的文字，不过读了以后吓了一跳。那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色情文学的代表人物是萨德。他是一个贵族，其道德败坏，生活堕落达到了令人不可置信的程度。他在世纪末进行写作，其臭名昭著的代表作是《于丝汀或美德的不

幸》和《于丽埃特或恶行的走运》。萨德的作品披着暴露社会黑暗的外衣，大量描写色情故事以及两性关系中的虐待、残暴、变态的心理，笔调猥亵，趣味病态。萨德本人和他的色情作品，是十八世纪贵族社会的典型的产物，标志着贵族阶级堕落疯狂到了何等地步。由于这些作品过于赤裸裸和反常，当时的统治阶级也不得不虚伪地表示不赞成。但是在资本主义文化日益衰败、精神生活腐朽堕落的二十世纪，萨德却被现代资产阶级文人从故纸堆里重新拾出来，大加吹捧，颇为时髦。

这样一来，翻译出版萨德的作品是断然不敢了。

没过多久，当我看到一条报道，说某单位工会图书馆清查出一大批有问题的图书时，心里真是对《法国文学史》充满了感激之情。连《红与黑》、《简·爱》都在扫除之列，要是翻译出版萨德的作品，真不知该当何罪。

不过我还是想了解萨德。

以后陆续进了一些外国的人名词典和作家词典。有的只是简单地列出萨德的生卒年月、事迹和作品，对其人其行为其作品并不作评价。有的则肯定他那些作品的积极意义。如《拉罗斯词典》是这样写的：

萨德，法国作家(1740～1814)，其长篇小说描写了一些通过折磨无辜者从中获得快乐的人(施虐狂一词便是由此而来)。不过他的大量作品描述了一个自由的人对天主和社会的反叛。

评价比较全面的要算《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它是这样写的：

法国色情作家，一生中多次因对妇女施以变态的性虐待行为而遭监禁。作品中也充斥着这方面的描写。性虐待狂一词即由其名而来……萨德的作品被人看成是体现了绝对的邪恶，这种邪恶鼓吹本能的放纵，直至达到罪恶的程度，另一些人则将萨德看成是使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欲念的满足而获致彻底解放的战士。……他的作品在今日标志着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他是现代“被诅咒的作家”（又译“厄运作家”）的先驱。

可惜受到词典的限制，写得过于简略。

去年下半年，金龙格君寄来尚塔尔·托马斯撰写的《萨德侯爵传》，约我翻译。尽管我当时很忙，还是一口答应了，因为我终于可以一了夙愿了。

开译之前，捧读了两遍。文字并不十分艰深，加上我在此前翻过卢梭的《忏悔录》和夏多布里昂的《墓外回忆录》，以及莫洛亚的《夏多布里昂传》，对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历史背景有一定的了解，所以读起来较顺。总的感觉是，这是一部可信的传记，作者下笔谨慎，持论比较公允，注重事实，评判有度，完全值得一读。

首先这部传记比较客观地描写了萨德其人，并不因其是重要作家，或者为了迎合现时的某种需要而为他涂脂抹粉，把他任意拔高。因为不管从什么立场来说，萨德都是一个十分放荡的贵族，其所作所为甚至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比如

“一七六八年他……借口试验一些局部用药的效力，对一名女子施暴”；一七七二年，“举行了一场舞会，邀请了众多宾客，在……巧克力糖块里面夹了西班牙芫菁……于是舞会最后变成了下流聚会：就是最贞洁的女人也顶不住欲火中烧，心痒难忍。德·萨德先生就是这样和小姨子勾搭上的……好些人因为纵欲过度而送掉老命”。

如果萨德仅仅是玩弄几名妓女，或者在食品中下春药，恐怕民愤还会小一点。可是他还施以暴虐行为，在精神和肉体上残害女性。对萨德来说，“能够把泄欲对象弄伤流血时才有意思。他最大的快乐就是弄伤赤裸的妓女，然后帮她们包扎伤口”。这就不仅犯了风俗罪，而且犯了凶杀或者谋害罪，这才是最令社会仇恨的地方。这种把肉欲和残暴结合在一起的行为叫做性虐待狂，其名称正是从萨德的姓氏演变而来的。

十八世纪的法国恐怕是法国历史上最淫荡的世纪。当时的摄政王是有名的荒唐鬼，而成年后登基的国王路易十五更是以淫乱出名，那句“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就是此公的盖世名言。然而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和时代风俗中，萨德还因放荡多次入狱，可见他的行为和做派未免太出格了一点。

不过宽容地想一下，萨德放荡也是情有可原的。首先他从小受的就是放荡的教育。当时，“不仅谈论卖淫是很风雅的事，而且父亲教儿子放荡也是贵族风俗的一个特征”。他父亲和叔叔回都是放荡鬼，总是把他带在身边，有时父子“同乐”，共享一名情妇。其次是当时淫风太炽，以至于他耳濡目染的全是放荡事情，“除了放荡，他不知道还有别的事情”，“他也不明白他的行为可能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萨德十四岁投身行伍，驻扎在德国。有人告诉他，要学习一种语

言，就得经常地习惯地与一个当地女人睡觉。他听了这种教唆，甚为信服，就在克莱韦附近一处冬季营房找了个好心的男爵夫人。“那女人是个大胖子，年纪比我大了三四倍，不过教起我来真是漂亮。”

莫里哀的《堂璜》一剧中，跟班斯嘎纳莱尔对主人说了这番话：“……主子啊，你在堂璜身上看到的是人世间最大的一个坏蛋、一个疯子、一条狗、一个魔鬼、一个土耳其佬、一个异端分子。他从来不相信天，不相信圣人，不相信天主，也不相信狼人。”（第一幕第一场）有人根据这段话的意思，把萨德也说成是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放荡者，说他“敢于向天主、宗教、传统道德、司法当局挑战”。其实法国十七世纪放荡者纯粹的反叛精神，在当时已经与国王所代表的神的、道德的与政治的强权一同消失了。在摄政时期和路易十五当政以后的一些年头，放荡者是不折不扣的腐化堕落的角色，是“该受车轮刑惩罚的家伙”。他们以摄政王为榜样，毫无节制地满足自己的淫欲。正因为此，萨德才给自己下了个定义，说自己是“一个被摄政王毒害的世纪之子”。

萨德的一生，可以说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在监狱度过的。前面十三年，从一七七七年到一七九〇年，他是因为放荡的行为而被王朝政府羁押。后面十三年，从一八〇一年到一八一四年，他则是因为放荡的作品而被革命政府和帝国政府监禁。长期坐牢使他有时间从事写作。他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称得上放荡的，也只是一小部分。然而正是这小部分使他享有盛名。因此，写萨德的传记，不能不提到这些放荡作品，不能不对这些作品做出客观的评价。从本书作者令人信服的分析中，我

们得知，萨德在他的放荡作品中写的，并不单是他从周围观察到的，在年轻时经验过的那种平常的放荡，而是一种更集中、更浓缩、更有代表性、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的放荡，里面充满了他对人生的思考、对专制制度的观察和对社会的认识。

萨德写作放荡作品，并不是图一时的痛快，要发泄心中的欲望，而是首先出于哲学理念。他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恶”的，人类社会的本质也是“恶”的，宇宙间充满了罪恶的气息。对于人来说，只有顺应“恶”的形势，跟随“恶”的大流，才能幸福，反之，则会处处受挫。萨德笔下朱斯蒂娜两姐妹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妹妹朱丽叶特勇于投身于“恶”的洪流，因而处处春风得意，而姐姐朱斯蒂娜因为贞洁，因为不愿向恶人低头，不愿与“恶”同流合污，因而十分悲惨。关于两姐妹的书名就清楚地点明了这一点：一本是《朱斯蒂娜，或贞洁的不幸》，一本则是《朱丽叶特，或罪恶的昌盛》。另外，萨德还认为“哲学应该说出一切”。他认为人是有权享受快乐的，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信仰都不能剥夺他人快乐的权利。因此他的哲学可以说是快乐的哲学。他所谓的快乐，“就是感官之乐，就是在贵妇人卧室的小客厅里，在西林城堡那样的享乐场所追求的享乐”。他认为只要是快乐的事就可以干，只要想象得出的快乐事就可以写。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理念，他才总是顽强地与形形色色的书报检查制度作对，总是表现出一种不屈不挠，越是碰到障碍越是坚强的力量。就是依靠这股力量他才写出并留下了一些作品，也就是凭着这股力量，他才没有屈服于任何强权、任何威胁，才敢于写出一个个用令人发指的行为来与道德准则与法律规定作对、用恶的观念来与善的神圣观念作对的人物。萨德这种哲学我们难以苟同，但是他这种精神气质、这种意志的

力量倒是博得一些人的赞赏。尚塔尔·托马斯就是一个，他说：我只要想起萨德，就不会为任何形式的灰心失望所浸染……

萨德在作品中致力于表现的，是“一个社会的风俗”。通过尚塔尔·托马斯的描述，我们知道那是一个这样的社会：“路易十四在位期间发动了多次大型战争，耗尽了国家的金钱、民众的资财，却找到了让一大批吸血鬼发财致富的秘诀。这些家伙总是等着国家出事，民众遭殃。他们总是制造，而不是消除灾难，以便从中谋取快乐。”“命运把社会分成两个阶级：一个是幸运的阶级，出身与财富让其享受荒淫无耻、花天酒地的生活。另一个是不幸的阶级，是百姓庶民，它的不幸就是被迫听从德行的教导。”因此，这个社会的风俗就是：上层社会不断表现出“放荡专制”，也就是说，掌握了寻欢作乐、为非作歹的无限权力，拒不承认任何法律，不用感谢任何权威，而“下层百姓的生命算不了一回事，妓女的生命更不值钱”；王国治安当局对待被指责为行为放荡的人，“是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分别处置的，其间差别很大……如果嫖客是个有头衔的人，便衣警察得到的命令是尽可能捂住丑闻，保护名门望族、达官贵人，消除引起严重后果的投诉……”而对平头百姓，则是严厉打击。他们这样做，一是保护统治集团的利益，二是消除公众对大人物们抱有的敌意，“还有担心风俗放荡会打乱社会等级，使下层百姓接受危害社会治安的不道德非宗教的思想的顾虑”。

萨德几部主要作品都是用女主人公的名字作书名，但是正如尚塔尔·托马斯所说，他描写的主要对象却并不是妓女。在当时的法国，贫民女子是荒淫贵族泄欲的工具，她们越是堕落，越是邪恶，在社会上就越是吃得开；若是谨守本分，恪守道

德，就会处处碰壁。她们沉沦堕落的轨迹，反映了社会的罪恶。萨德写出她们的不幸遭遇，意在衬托出贵族的荒淫。正如两个女人的一段对话所道出的：“黛莱丝，现在你对贞洁怎么看？——哦，夫人，它常常成为罪恶的战利品。”而朱斯蒂娜的感叹更是道出了受欺凌和侮辱的妇女的无奈：“我因为善良，成了婊子，因为贞洁，成了放荡女人。”

照尚塔尔·托马斯的分析，萨德描写的重点，是那些占据社会高位的放荡者。他在探究他们丑恶的欲望之时，总是揭示出社会结构不道德的背景。“放荡者不知道社会上还有约束，并不是由于他们完全处在社会边缘，而是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支配了社会性的运动。……他们为非作歹不受惩罚……(是因为)他们攫取了为非作歹的权力：他们在更高的层次上摇身一变，成了无可指责的公仆。”

《所多玛城的一百二十天》里那些放荡者“聚在一起，确实代表了旧制度下法国的四根支柱：德·布朗吉公爵及其兄弟德·某某某主教，代表宫廷贵族和高级教士，杜尔塞属于金融界，而居尔瓦院长则使最高法院派贵族的‘美德’出了大名”。他们集权力的种种标志于一身，也把种种恶行高度浓缩于一身。诺阿瑟的君主梦是“让刽子手跟着走，看谁不顺眼就把他杀掉”。另一个贵族给一个妓女周身涂满蜜，把她一丝不挂地绑在一根柱子上，放一窝巨蜂去螫她。还有一个家伙叫人送来一只装满大粪的木桶，把脱得精光的姑娘放进去，又把她拉出来，然后把她身上的粪便舔得光光的，就和放进粪桶之前一样干净。一个叫“伯爵”的家伙的时间安排很紧：“每天奸污两名幼女；一个在早上，另一个则是在晚上。”

尚塔尔·托马斯认为，萨德以生动的形象揭示了这层道

理：那些放荡者之所以为所欲为，干出种种令人发指的事情，却得不到任何惩罚，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法律，并通过权力使“道德律条只对被压迫者有效”。同时，萨德还如实地表现了被压迫者的社会状态和精神面貌。作为放荡者的对立面，贫苦百姓被鼓励去向放荡者效劳，供他们淫乐。被压迫者不明白这层道理的时候，还努力通过德行和功业争取权贵的奖赏。

然而，被压迫者终究会明白过来的，到那时放荡者的末日就来临了。在萨德这些作品写出来不久，法国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就汹涌地荡涤了放荡贵族的肮脏角落，无情地冲毁了他们赖以存身的社会制度，把他们本人连同他们的暴行一起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只有萨德没有摆脱不幸的命运。由于他不但践踏了道德训条及其宗教基础，而且也抨击了腐化的贵族政治的基础，由于他撕开了虚伪的面纱，把一切暗地里的丑行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甚至以无情的逻辑彻底地思考了不平等的作用，当然是不受专制统治欢迎的人，而革命以后由于他的贵族身份和所写的作品，民众也无法接受他。因此他也就只好写上这么一段墓志铭，以期获得后世的同情。

丑陋的专制主义
在各个时代都迫害他。
这恶魔在国王治下
侵害了他一生。
在恐怖时期，它拒不退却，

把萨德推到深渊边上。
在执政府时期，它卷土重来，
又把萨德当做牺牲品。

今天，用科学的理性武装头脑的人，当然会公正客观地评价萨德的一生。我们既不会看不到他的价值，也不会赞同他的放荡行为。我们既不会否定他的作品，甚至放荡作品中的积极成分，也不会对他的作品来个全盘接受，做无原则的吹捧。我们既不会对他久陷囹圄无动于衷，也不会认为他的行为就不该受到惩罚。在这一点上，尚塔尔·托马斯的《萨德侯爵传》便是证明。

目 录

一部可信的传记——《萨德侯爵传》译序…… 管筱明(1)	
序 言	(1)
一、父 爱	(8)
德·萨德伯爵传达的消息	(9)
宫廷人士	(11)
“把爱变成了一个习惯”	(14)
“喂,为您儿子来研究、写作吧。”.....	(14)
让-巴甫蒂斯特·德·萨德的两封信	(20)
致德·隆日维尔夫人	(22)
二、旅行者	(24)
杜朗斯源泉	(24)
旅行文学	(27)
塔摩埃岛的乌托邦	(30)
伯爵夫人与神甫:萨德的断句法.....	(32)

启蒙哲学家	(34)
“此处一切都雄伟壮丽，金碧辉煌”.....	(35)
圣女塞西尔	(37)
“人在这里行走时，肯定可以说：我就和当年 帝王在此一样！”.....	(38)
主体的观点	(38)
人妖	(40)
画像：一个佛罗伦萨神甫.....	(40)
罗马一位年轻的公爵夫人	(41)
里查德神甫描述的圣母像前的照明	(41)
萨德的描述	(42)
 三、书信作家	(43)
“那边”	(44)
陷入烂泥潭的主教	(44)
对院长夫人的诅咒	(46)
小人们	(48)
“你是我惟一的归宿.....”	(49)
暗示	(55)
不道德的系谱	(58)
一则社会新闻	(59)
体贴的原则	(60)
萨德的拿手好戏	(61)
 四、风俗特征	(66)
萨德给贴身仆人——他的搭档的信	(70)
放荡的政治用途	(71)

哲学礼物	(71)
五、暴虐的激情 (74)	
“尽可能用第三人称跟我说话”	(76)
比较的快乐	(78)
穷人的习惯	(79)
地狱	(80)
蒂贝尔、艾利奥加巴尔、安德罗尼克	(82)
在布图亚国王的宫殿	(83)
六、狂欢的沙龙 (84)	
朝向罪恶的禁欲	(84)
细说情欲故事	(86)
反复演练	(89)
完善	(90)
西林城堡诸先生的色调	(92)
天上的鸟	(94)
《所多玛城的一百二十天》的“长卷”	(94)
攻击太阳	(95)
娈童的服装	(95)
金别针	(96)
镜厅	(97)
粪桶	(97)
渎圣	(97)
柱子	(98)
躯体	(98)

七、欺压的篇章	(99)
两姊妹	(99)
恐怖小说的背景	(101)
组织活动的爱好	(104)
哀求的女人	(106)
《所多玛城的一百二十天》中的黑丝带	(110)
《朱斯蒂娜》中的黑丝带	(110)
血的仪式	(111)
乞丐	(112)
八、同性恋女人	(114)
“一次圣火”	(115)
相似的魔怪	(118)
榜样的力量	(122)
《意大利游记》描写的到达都灵的情形	(123)
《朱丽叶特的故事》描写的到达都灵的情形	(124)
列举的爱好	(124)
朱丽叶特啊朱丽叶特！	(125)
九、革命的插曲	(127)
自由的冲击	(128)
我是什么派？	(129)
《骗色者》	(133)
不可化解的矛盾	(134)
各党派边缘	(135)
反对死刑	(139)
关于法律惩罚方式的想法	(144)